

心窗

原子飘雪

Yuanzipiaoxue

著

X / N C H U A N / G

情到浓时最心动
爱到极致是心殇

一场风花雪月的爱情 一首痛彻心扉的离歌



武汉出版社
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窗

原子飘雪
Yuanzi piaoxue

著



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(鄂)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心窗/原子飘雪著. —武汉: 武汉出版社, 2010.5

ISBN 978 - 7 - 5430 - 4896 - 6

I. ①心… II. ①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55939 号

书名: 心窗

作 者: 原子飘雪

出版策划: 凤凰树

责任编辑: 王圆圆

装帧设计: 凤凰树

出 版: 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: 430015

电 话: (027) 85606403 85600625

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 zbs@whcbs.com

印 刷: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11.375 字 数: 285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6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心窗

004

夏紫韵经过一个夏天的休整，现在想起高三那年的拼搏，不知死了多少脑细胞，做过的题如果能排队，怕也能绕上地球一圈。读呀、背呀、写呀、考呀！有时不休不眠，那累积的汗水怕也能成河，加上精神承受的压力，现在想来，还心感累意！

夏紫韵今天特高兴，终于接到了师大的录取书，盼望已久的高等学府就在眼前。报到那天，爸爸、兄长要相送，都被紫韵拒绝，这是她人生新的开始，她不想老藏在父兄的羽翼下，她要自己学着长大，就从现在开始。

多年的寒窗苦读，暑假焦渴的等待，接到通知的那份兴奋，高兴得抓住哥哥直喊直跳，几天几夜睡不着，这些都已成为昨日。

.....

雪中的精灵

207

南方下了一场好大好大的雪，多年不见的大雪，把这混沌的世界装饰成一片纯白，使世界没有别的颜色，别的心情和记忆，真以为这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！

昨天元宵节刚过，今天在这白色的世界里出现了一支送葬的队伍，不能说是队伍，而是一群人。少了许多皆有的人和环节，大家都是一身纯黑，胸前佩戴着白花，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有点特色，能显示与亡者有亲密关系或血缘关系。

突然天空下了一点小雨，滴落在地上，把地上厚厚的白白的雪，融成一个个小洞，就像离人的泪。南方的天空显得又冷又湿，人们在风雪中一阵阵地颤抖。

葬礼按最简单的程序进行，队伍里唯一的女性，董芙音和着哀乐流下了眼泪。葬礼渐近尾声，这时天空一片铅色，沉重得好像不堪重负。就在此时，先后来了两部高级小车，从宝马车里走出一个中年男人，一米七几的个头，浓眉深锁，一脸落寞，但那光洁的额上闪着智慧的光彩，一件黑色披风上别着一朵白花，看得出这是一个很有魅力和智慧的男人！

心窗

女主人公：韩依可、夏紫韵。

男主人公：宋博天、陈靖刚、韦轩、吴箫。

韩依可和夏紫韵都是梦一样的女孩，为追爱而弄得满身伤痕。

韩依可，本不染纤尘，但命运使她变得俗不可耐，最后觉醒。她本与陈靖刚相爱，但恋人之间的小闹，依可使性子而喝醉了酒，宋博天乘虚而入，与依可发生一夜情，命中率百分百。依可身体不好，万般无奈之下，只好与宋博天奉子成婚。宋乃一无用书生，在现代社会更显无用，对韩却百般呵护和爱恋。而韩依可放弃的陈靖刚却很发达，韩、陈又成情人。请看韩怎么在情情爱爱中、家庭中运作和取舍……

而小说中另一主人公夏紫韵命运却惨不忍睹。她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，有妇之夫——韦轩，并且有了爱的结晶。韦是改革中的弄潮高手，大富翁，豪迈又武艺超群，却在情爱面前很无力很无力……为了爱，为了爱的结晶，夏投河自杀，被吴箫所救，被情势所逼，也为真情所感，两人成了名义上的夫妻。最后吴为了救韦和夏的孩子，而与世界告别，夏也落得凄凄惨惨戚戚……

故事中又有故事，催人泪下，使人泣不成声，心绪难平……

十月
秋开始枯萎
我把心窗关上
让所有的、所有的
沉淀
封存
开始长长的冬眠

三月
春风带着睡醒的脚步和绿意
走来
我把心窗打开
让阳光照进来
让月色泻进来
让一缕缕清新的空气飘进来
天地豁然开朗
心中一片春色盎然

——摘自女主人公日记

读过高三的学子说：“没上过高三，不算读过书。”夏紫韵经过一个夏天的休整，现在想起高三那年的拼搏，不知死了多少脑细胞，做过的题如果能排队，怕也能绕上地球一圈。读呀、背呀、写呀、考呀！有时不休不眠，那累积的汗水怕也能成河，加上精神承受的压力，现在想来，还心感累意！

接到师大的录取通知书时，夏紫韵特高兴，盼望已久的高等学府就在眼前。报到那天，爸爸、兄长要相送，都被紫韵拒绝，这是她人生新的开始，不想老藏在父兄的羽翼下，她要自己学着长大，就从现在开始。

多年的寒窗苦读，暑假焦渴地等待，接到通知的那份兴奋，高兴得抓住哥哥直喊直跳，几天几夜睡不着，这些都已成为昨日。

夏紫韵分在404寝室，自己来得早，想找一个临窗的铺位，一进寝室，就看到东面临窗的上铺位已被人占据。一个女孩拿着一本书正在认真地看，一头长长的乌发流泻在背上。紫韵脚步并不轻，女孩却没有抬头，她的世界就在书本里，好像外面的世界与她无关。夏紫韵当时就被这个女孩吸引。

紫韵走到临窗的铺位前说：“Hello！我叫夏紫韵，来自红莲城，很高兴成为室友兼同学！”

女孩慢慢地抬起那双迷惘的眼睛，出现在依可眼前的的是一个很活泼的漂亮姑娘，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，快乐地笑着，仿佛世界时时充满温暖的阳光。“Hello！我叫韩依可，来自星星，很高兴认识你！”回答的同时心想：“我要是一个男孩，我一定付出毕生，永远使这双眼睛明亮如今，纯真无瑕。”

本来夏紫韵可以选择西面临窗的上铺位，但不知怎的，紫韵就想跟这女孩靠近一点，这是一间长方形的集体宿舍，二十三平方米，放了上下六个铺位，左边进门的是一个无门的壁柜，有六格，可以放箱子和日常用品什么的。

夏紫韵边收拾韩依可下面的铺位，边跟依可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：“你也喜欢临窗的床位啊！”

“是的，通过窗户可以看外面的世界，春可以观察万物生长；夏可以观日月星辰；秋可以品味叶枯叶落；冬可以赏雪。白天可以看人，夜晚可以赏星，一片窗户就是一个世界。”女孩如梦地说。

“妙！”紫韵笑道，“看来，我们是同类——爱做梦的女孩！我有预感，我们一定可以成为好朋友。”

“但愿如此！”依可淡淡地笑道，“需要我帮忙吗？”

“不用。”夏紫韵答道。

忙了两天，学校正式开学，紫韵和依可总是走在一起，一同上课，一同吃饭，一同上晚自习，两个人形影不离，上课坐在一起，睡觉是上下铺位。不多时日，两个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

开学不久，师院就传开了，85级来了两个漂亮学妹，绿肥红瘦，一冷一热，热的似火，冷的如雪。

大家看到夏紫韵，才知道什么是肌如凝脂肤如雪，加上翘翘的臀，丰满的胸，纤细的腰，走起路来，自然的模特步，极有韵致。过往之处，回头率不说百分之百，也有百分之九十九，引起男人们无限遐思，女人们无比羡慕。

再看看依可，才知什么叫不食人间烟火，一件普通的白色长裙穿在依可身上，仿佛就像人间的仙子，那份飘逸，无以言说。

学校明文禁止谈恋爱。夏紫韵、韩依可不满二十，正是做梦的年龄，把自己的白马王子设计得十分美好，自然看不上许多凡夫俗子，家中父母也再三叮嘱不要过早恋爱。每天两个人沉浸在对未来的幻想、诗词歌赋中，学学功课应付应付考试，时不时拿一些名著、诗词两人共赏，一起探讨，日子也过得不亦乐乎，对那些爱恋追求者不理不睬。

曾经有许多男孩追这两个女孩，满腔情爱、满腔热血得不到半点回应，一片热烈的目光只能和空气拥抱。

第一、二学年就这样轰轰烈烈又平平淡淡地过去了。不过第三年医科大的吴箫成了404的常客。吴箫永远记得认识夏紫韵的那天，公元1987年3月15日，三月份全国学习雷锋的日子，全省各大院校举行《雷锋就在我身边》大型演讲会。夏紫韵代表师大，吴箫代表医科大学。演讲大赛上，夏紫韵那丰富的表情，那双飞舞的明眸，抑扬顿挫的声音，赢得全场掌声。吴箫以动人的故事，那浑厚带磁性的声音，最后以雄厚的实力夺得冠军，夏紫韵为亚军。获奖后，吴箫站到夏紫韵的前面，对紫

韵说：“这场演讲比赛好像特意为我们而开，我们不认识一下实在是错过上天的恩赐，你有同感吗？夏同学！”

夏紫韵抬起头，阳光下是一个一米七四的男孩，眼睛闪着智慧的光芒与渴盼，浑身洋溢着自信，一套黑色西服穿在他身上，人显得潇潇洒洒。紫韵以前还从来没遇到这样有魅力的男孩，于是便点了点头。

吴箫伸出手，然后说道：“我叫吴箫，来自医科大药剂系85班，相逢便是缘，我是个惜缘者，希望美女也伸出你的手，做个惜缘的人。”

夏紫韵笑着道：“我忽略你的鲁莽，做个惜缘的人。我叫夏紫韵，来自师大。”最后一句话是两人共同说的。紫韵笑得更加灿烂，伸出了手。

这样，吴箫结识了夏紫韵，他知道对紫韵这样的人，只能寻找更大的机会。吴箫疯狂地获取各种知识，然后运用到与紫韵的通信上，一来一往两人便成了笔友，再熟识一点，吴箫便拜访夏紫韵，以后就寻找各种借口跑师大。

七月，又是一个荷花绽放的季节，荷花穿着盛装在夏的怀抱里恣意。暑假到了，夏紫韵、韩依可两位好友相约每个星期要给对方写信，最少一封，多者不限。然后依依惜别。

1987年某个夏日的午后，太阳的威力依然不减，树木花草都耷拉着脑袋，无精打采。韩依可躺在客厅竹躺椅上，电风扇正卖力地摇来摇去，韩依可正拿着夏紫韵的信反复欣赏，脸上洋溢着笑意。

“小公主，你在看哪位白马王子给你的情书呀！这么投入，是哪位男士有幸打动我们公主的芳心啦！”

韩依可被声音吓了一跳，一抬头，是她最崇拜的表哥来了，“表哥！”韩依可笑着叫道，从竹椅上蹦了起来。

“表哥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好想你！”依可边说边赤着

脚向表哥跑来，韩依可的表哥韦轩长得神武，一米八的个头，宽宽的肩，部队几年的磨炼使韦轩像一座铁塔，浓浓的剑眉，宽宽的额，既有军人的威武，又有文人的智慧。

韦轩笑笑，打趣道：“我看你看情书入了迷，想情哥入了神，还记得我这个表哥？门也不关，连我进来了多久也不知道。”

“不知道你进来也不是什么怪事，你要知道你是什么出身，说得好听一点是侦察，说得实质性一点，就是高级间谍，再说，全世界的人我都可以忘记，也不可能忘记你呀！”韩依可边说边擂了韦轩几拳，那反弹力，使依可直叫“好痛”！

“干吗长得像块铁，弄得我手都痛了！”

“谁叫你没事敲我，这叫报应！大学真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啊，也学会一张利嘴了。”

“报你个头！”

“你是淑女，请注意点形象，看谁的信啊，那么入迷？”

“看我好朋友夏紫韵的信！”一提起夏紫韵的文采，韩依可就滔滔不绝起来，“读紫韵的文章，不论是散文或诗，真是快意，人生一大享受，那文采，那运笔，那种说不出、道不明的韵味，正如‘孔夫子’所说的‘三月不知肉味’。”

“这么夸张？”

“不信，你看吧！”

依妹：

想你，除了想你还是想你。

暑假已溜去了一大半，我们又快见面了，想起，心中不免雀跃。两个疯子又可以在蓝天白云下唱、跳、谈；又可以在绵绵细雨中牵手，谈我们的诗、我们的情，一起流泪，一起欢笑。

想你，这炎炎夏日的汗水也冲不淡我对你的思念，这夏日的火辣也不及我们友谊浓烈的千分之一。

.....

信整整写了四页，韦轩一口气把它读完。韦轩经常从表妹的信里读到夏紫韵，今天读她的文章，真正觉得这女孩好特别，感情好浓烈，怕是那种很浪漫的女孩。

“这女孩很火，怕爱起来，会把她的情人烧死！”韦轩笑道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其实人都是多面的，紫韵感情有时细腻，有时也忧伤。”

“哦？真是个多面体，有机会倒想见识见识。”不知怎的，韦轩心中的某个角落被触动了一下。

“可惜你结婚了，本来我想把夏紫韵介绍给你，我觉得你们俩是绝配。可惜啊可惜！真可惜！”韩依可摇头晃脑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“表哥，你真结婚了，没骗人？”

“真结婚了，没骗人！”

“许多女孩可要伤心痛苦了，她们的梦碎了，可惜可惜，这么早就被别人摧残，上帝给你这么好的条件你就白白浪费，表哥，你可才从军事院校毕业啊！”

“结婚是好事，证明一个人的成熟，人生完成了一件大事啊，不是说人生三大快事，结婚也是一件啊，怎么在你看来，我好像上刑场一样啊！我大喜了，你应该祝贺我，还应该给我包一个大红包。”

“那表嫂很漂亮，你也很爱她了？”

“很爱谈不上，不喜欢也不可能，合得来就是，你表嫂人长得还不错，但没有你这花容月貌。学医的，是个讲逻辑的人，是副司令和虹锦看上我的。他们家催得很急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只欠东风。”

“当乘龙快婿啊！还是小白脸？你长得不是很白啊，想借

此飞黄腾达啊，那表哥，你就太令我失望了。”

在韩依可的头脑里，两人应因爱而结合，特别是像表哥这种英雄，这种帅哥，应有像夏紫韵这样的美女相伴，爱更应轰轰烈烈。

韦轩是个农村孩子，家中非常困难，诸多原因，高中还没毕业，十七岁就去从军，部队看他是个人才，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，一手精妙的枪法百发百中。自卫还击战中，编入侦察连，不负众望，荣立一等功。那年他刚过二十岁，部队选送他读军事院校，黄副司令很喜欢这个农村兵，也很赏识，在家中说得多了，自然女儿黄虹锦也听得多了，每次副司令说起韦轩，虹锦就竖起了耳朵。一天，韦轩去副司令家做客，黄虹锦正好在家，少女的心从此就植在了韦轩身上，加上黄副司令也有此意，两个年轻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。

韦轩拿着夏紫韵的信翻来覆去，怎么也舍不得放下。

“那倒不是，我想腾达，凭我自己的力量、才华都可以办到，不必假手他人，不过有外界条件可以凭借，有捷径可走，少奋斗很多年，也未尝不可！”韦轩说道。

“中国这几年发生了许多变革，农村改革取得初步成效，沿海经济近几年发展很快，未来几年，中国肯定会有大的手笔，无论是政治、经济，还是人们的观念，会有一个空前的转变。我大展身手的时候即将来临！依可，你听着，不出五年，你表哥我肯定是个大人物、大富翁！”

依可呆呆地听着，脑筋一时转不过弯来。

“是吗？”韩依可懵懂地问道。

“好啦，我的梦女孩，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象得到的，还是再做几年梦吧，我口也渴了，弄杯茶给我喝，没有一点待客之道，不知姑姑怎么教你的。”

韦轩说笑着，摸了摸依可的头。

“是，遵命！我的大英雄！”韩依可起身给表哥倒了一杯水。

暑假很快就过去了，进入了大三，学习比以前紧张，十月份的某一天是韩依可二十岁的生日，正好是星期六。

室友都去寻找各自的世界，好友夏紫韵也不知躲到哪儿去了，韩依可一个人留在寝室，经常来看她的工大老乡宋博天也没来，窗外，天上白云飘来飘去，毫无定所，风懒散地吹着，见着这一切，韩依可不免又伤感起来。

宋博天也是从星星市考来的，去年父母才调去红城，论起来也算是韩依可的老乡，上次星城老乡在省会聚会，韩依可一身白色裙装，静静立在一群老乡中，宋博天见着依可，疑为跌落人间的仙子。他当时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这一辈子自己怕是完了，只见过一次，就深深地陷入了情网中。

夏紫韵逛了一天街，想买一件特别的东西送给依可，买衣服吧，太俗；小熊、小狗、布娃娃又太普通；想送一艘小船，又觉不妥。夏紫韵不知不觉逛到新华书店门口，脚有点罢工。

“送一本诗集”，这倒是不错，紫韵快步走进书店，一直往放文艺类的书柜跑去。书店的顾客不是很多，紫韵一不小心碰到了一堵墙，一下子反弹回来，穿着高跟鞋的她本来就很累，这一下失去平衡，向地面亲吻而去，差那么一点就要拥抱地面了，被一只大手托起。夏紫韵本来就红扑扑的脸这下变得更红，像个红苹果，她抬起那双受惊的眼睛看了看，“啊！好个高大的男人。”紫韵心想。他一双浓眉下的眼睛正一眨不眨地注视着自己，紫韵用自己的眼睛向这个男人控诉着他的无礼。

“好美的女孩，那双眼睛……”韦轩心想，“自己还从来没看过一双这么大的清纯明眸，如两颗闪亮珍珠，又如天空的百灵鸟，在婉转啼鸣。”韦轩真想听这双眼睛唱歌，让这天籁之音流泻到他的心坎上。

夏紫韵“谢谢”还没说出口，就被韦轩眼睛里那股炽热灼伤。

韦轩半天才从那双眼睛中醒来，心想：自己抓住个初次见面的女孩不放，又猛盯人家，别人还以为你是什么登徒子呢。于是忙松开手，说道：“女士，对不起！在下冒昧了，你没事吧？”

“没事，谢谢！”夏紫韵此时才把“谢”字说完，摸了摸有点红的手，又看了一眼穿着一身军服的男人，没再说什么，转身就面向书柜，抑制住心中跳动的小鹿。

夏紫韵一颗心久久没平息下来，手还在颤抖。为找到一本好书，从国内看到国外，从古代翻到现代，当看到《徐志摩诗选》时，心想，就是它了，伸手就拿，却碰到了一双行动迅速的大掌，两人的双手一黑一白，一嫩一粗，碰到一起，一股电流流向各自心中。夏紫韵抬头一看，又是那个猛男。

“你……？”

“你？！”

两人同时发出声来。

韦轩收回了手，说：“只有最后一套了，女士优先。”说完意味深长地看了夏紫韵一眼，手很绅士地一伸，微微低了低头，躬了躬腰，又去寻找另外的书。

夏紫韵看了看这个男人几眼，什么也没说，交了钱，从书店出来，人还在恍惚。

世界你说大有时还真小，回去的公交车上，夏紫韵又碰到了那个伟男。

韦轩笑道：“姑娘，我们还真是有缘，又见面了，贵姓？”

“夏！”

“姑娘像是个学生。”

“是的。”紫韵能简便简，心想，那样盯着人家，又差点

使我出洋相，虽有一股致命的吸引力，但还是少搭理为妙！夏紫韵外表虽开放，但内心还是很传统，何况是一个素不相识又有相当危险因素的男人。

韦轩活了二十八年，爱也谈了，婚也结了，还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某部分被唤醒，他真想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一样，不顾一切地占领高地，但想到自己是个已婚军人，也就只能作罢。

夏紫韵离韦轩远远的，韦轩不好跟去，眼睛时不时地停留在紫韵身上。

到站了，车子一停，夏紫韵连忙下车，快步向学校走去，秋风掀起她一缕缕长发，使夏紫韵更富女人味。

走到校门口，紫韵向后看了看，稍稍噓了口气，这才感到身上已微微汗湿了。

夏紫韵回到寝室，韩依可正站在窗前，两眼望外出神，紫韵轻手轻脚走过去，蒙上依可的眼睛，粗声粗气说道：“请你猜猜我是谁。”

“夏紫韵。”

“那猜猜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。”

“书。”

“韩依可，你有点幽默感好不好，好让我有点成就感啊！”夏紫韵说道。

“对不起，本姑娘天生愚笨，让你失望了！”韩依可笑道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我是姐姐，怎么会和你计较，我的好妹妹！”夏紫韵把《徐志摩诗选》捧到韩依可面前，认真地说：

“依可，愿你天天有诗，二十岁Happy birthday！”

“谢谢！知我者夏紫韵也！”依可如获至宝，兴奋地笑着。

“新华书店唯一一套，还是从别人手里抢来的，还差点牺

性色相。”最后一句话，只有夏紫韵自己听得见，脑海里又浮现出那一幕。

“那么夸张。”

“真的，那个男人倒是长得很酷。”

依可本想笑问有什么奇遇，是不是遇到了什么真命天子，看紫韵很疲劳，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。

“哎，累了，走了好多路，现在脚好像不是我的了，先休息一下，晚上我们再去疯。”说着夏紫韵把鞋子一踢，人向床上倒去。

“紫韵，今生有你这样的朋友，真是人生一大幸事，我真是幸福。”说着说着，韩依可的鼻子就酸起来。

“哎，依可，你别太林黛玉，动不动就流泪，我可消受不起。”夏紫韵笑着说。

门半开着，咚、咚、咚，边敲门边进来一个人，温柔说道：“小公主，你好吗？想不想我啊！”

“表哥！韦轩表哥，你怎么来了？”韩依可笑着跑向韦轩，抓住了他的手。

“韦轩表哥？”夏紫韵抬头一看，“啊”的一声，像是发生了8级地震，吓得从床上弹了起来，鞋子也忘了穿。

“怎么是你？”

“是你？又见面了。”

“怎么？你们认识？”依可问道。

韦轩说：“今天见过。”

“依可，他是你表哥韦轩，你没弄错？”夏紫韵紧抓着韩依可问道。

“是我表哥！表哥怎会弄错？小姐，你怎么不穿鞋？看见酷哥是不是太激动！”

夏紫韵的脸一片绯红，低头看着自己的脚丫，脸更红了，赶忙找鞋，穿上了一只，另一只躺在桌子底下。韦轩赶过去捡